



呐喊

以外

本期執筆者：

石也	寒島	勞謝	祝南	平子	平凡
半孟	沙苗	草芜	風野	符如	肇英
金思	晖	杰	倫	諸葛	未明

洪天賜教授捐贈

△ 模象文叢之二

目 錄

評論。什文

“欲蓋彌彰”

——評貝一的「一九七六年文艺界概況」

☆石也寒	1
“文艺春秋”围攻“嫩叶集”内幕 ☆勞力	8
是真黑？还是被涂黑？ ☆平平	14
“野草”的内容近似“野狗” ☆半島	16
谈谈文艺批评 ☆謝祝南	21
华人的容忍美德 ☆子凡	26

詩歌。散文

吶喊以外 ☆孟沙	27
别人的痛苦 ☆符肇流	30
墙 ☆草風	33
故意 ☆金苗	35
书及其他 ☆燕野	37
矛盾 ☆如英	39
“爬”以外 ☆思暉	42

小說。書簡

父亲的宠物 ☆傑倫譯	45
给小学华文教师和高小学生 ☆諸葛未明	56

編後話

封面設計 ☆燕野

欲蓋彌彰

——評貝一的「一九七六年文藝界概況」

在一九七七年正月一日的星洲日報新年特刊里拜讀了貝一先生的大作：『一九七六年文藝界概況』後，明顯地看出了貝一先生的「苦心經營」。他是為了掩蓋一些事實的真象而寫作的。未經細心研究及全面觀察一九七六中有关「嫩葉集」的論爭文字的讀者，當然看不出貝一先生的「掩蓋」的「苦心」，也難於了解他頌揚「同好」，殺伐「異己」的行狀了。

在我未舉例說明貝一先生的「頌揚同好」，「殺伐異己」以及「掩蓋真象」之前，我要指出他的片面及偏袒這兩個缺點：

（一）片面的：

雖然貝一在他的「一九七六年文藝界概況」中列出了新加坡一般作者所出版的單行本，但關於新加坡的文藝概況卻隻字不提；也雖然在他的大作中主要還是論述西馬的文藝概況，但除了星洲日報「文藝春秋」及「婦女」版的作者之外，關於出現在其他文藝副刊，如南洋商報的「讀者文藝」及「新婦女」的撰稿人卻省略不提，故貝一先生的「一九七六年文藝界概況」的題目雖大，但嚴格說來，

它祇是 [星洲日报] 的 [文艺概况] 罢了，因此我说它是片面的。

(二) 偏袒的：

贝一先生在其 [一九七六年文艺界概况] 中说：『一群丧魂失魄的落难的狐狸，在论争中无法以理服人，以文制胜，但又不甘心於失败，遂装扮成 [批评家] 含污血喷人，诬蔑，攻击，歪曲 [里程集] 和 [古城春晓]，妄图把纪铨和贺天两人涂污。……』

明显的贝一先生是为了马达、江夏及萧然曾针对星洲日报 [文艺春秋] 的编者纪铨的文集：[里程集] 以及欧阳明针对贺天的 [古城春晓] 一书所提出的一些批评而大叫不平。

翻开南洋商报 [读者文艺] 来看吧：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刊出了马达的『评 [十月的暗邦] 及其他』，在六月廿三日刊出了江夏的『由 [我谈扶乩] 谈到 [里程集]』以及在六月廿六日刊出了萧然的『是小毛疮，还是大烂疮？』副题是『亦谈十月的暗邦』。马达、江夏及萧然三位作者曾指出纪铨的 [十月的暗邦] 是一篇歪曲现实描写，主题有欠明确，思想性不强，以及丑化茶馆做月饼工友形象的一般缺点与错误，尤其是马达也同时指出纪铨已和往日被他骂过 [无耻的文贼] 做了朋友的事实。接着在星洲日报的 [文艺春秋] 便刊出了牛到等人的反批评文字，说 [十月的暗邦] 用的是反笔，是否定了 [神] 的存在。（笔者按：此时破除迷信也用反笔，也说明了 [十月的暗邦] 的确有可商榷的地方。）又说作者纪铨被歪曲，

诬蔑与中伤了。继而又把纪铮捧为鲁迅第二，说「里程集」的作者是什么伟大的什文家。但始终未见「里程集」的作者亮过相。欧阳明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七日的「读者文艺」发表了「三毫子式的小说」副题为「评古城春晓」。欧阳明对「古城春晓」作出了深刻与全面的分析批评，认为它是一本「俗到发酸的三角恋爱」的小说。直到现在为止尚未见到任何的反批评文字出现，而此书的作者贺天也一改其骂金苗、半岛的作风，竟是粒声不出。但令人惊奇的却是贝一先生的论述，他把马达、江夏、萧然及欧阳明的严肃认真的批评，当作是「妄图把纪铮和贺天两人涂污」，而将半岛、韩石、寂寂、从云等人为金苗「嫩叶集」的被陈雪风目为「非诗」而提出辩驳认为是「泼妇骂街式的辱骂」，贝一先生的这种「偏袒」的行为，是见不得光的。

（三）頌揚同好，殺伐異己

陈雪风在「是诗？非诗」论争辑一一书的前言中这么说：「在他们对我进行了各种污蔑与中伤，甚至不惜作出了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与诬陷之后，「读者文艺」版突然宣布，基於「客观因素，腰斩这场笔战，不再登刊有关的文章。」又说：「此时，我手上还有两篇反驳文字没有见报。——怎么办呢？」我在想。」

贺天在七六年五月卅一日的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发表了「答「编者何罪」？」是这么向「读者文艺」编者钟夏田挑战：「如果还不满意而需要我拿出证据的话，请「在下」再在「读者文艺」上通知一声，我的证据即刻就会

拿出来公诸於世。『

關於陈雪风上述的『含沙射影』，钟夏田在十月十七日的『读者文艺』版发表了『两点澄清』——『嫩叶集』论争在『读者文艺』版停刊之时，编者手中並無某人的所谓两篇稿。还在作者手上而未投寄到编者编辑桌上的任何稿件，完完全全的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无关。二、编者是在受到总编辑的指示下，才停刊『嫩叶集』论争文章的，这就是所谓的『客观因素』。

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摸象丛刊之一：『铜栏里外』，钟夏田为了进一步的向读者说明事实的真象而发表了『關於『客观因素』的疑案』一文，在第三段是这么写着：『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雪风，从一开始便知道是『受命停刊』的。就在停刊小启刊出的那天上午，陈雪风便挟着一个公文夹，匆匆忙忙到报馆的副刊编辑室来找我，问我是谁的主意。我明确地告诉他是总编辑，並建议他若要知道详情，可直接去找总编辑谈。当时，在副刊室内，还有几位同事。』而第四段文字却这么写着：『既已知悉详情，反在朋友间散播『停刊是编者主意』的空气，我觉得，这种以『佯装不知』来求取别人同情的态度，是很不负责任的。』

可见陈雪风其人的行径，为了达到私己的目的——博取更多的同情，来演一场『猫叫狗吠』的把戏，也在所不惜了。而贺天呢？相信他早已看过钟夏田上述的澄清文字，为什么到现在也还拿不出『我的证据』来公诸於世呢——难道也是『骗徒』的行径么？

贝一先生在『一九七六年文艺界概况』中对为金苗『嫩叶集』辩护的一方作这样的批评：『有些作者對於无聊

的吹捧式的「批评」感到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作品已达到成功的境界，一遇到严格的批评，就暴跳起来，或为文反击，对批评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或纠集打手，进行泼妇骂街式的辱骂，连编者也成为彼等咒骂诬蔑的对象。…「而对为文批评纪铨的「里程集」及贺天的「古城春晓」的作者，马达、江夏、萧然与欧阳明等人却说：「一群丧魂失魄的落难的狐狸，在论争中无法以理服人，以文制胜，但又不甘心於失败，遂装扮成「批评家」含污血喷人，诬蔑、攻击、歪曲「里程集」和「古城春晓」，妄图把纪铨和贺天两人涂污。」可见贝一先生与陈雪风、纪铨、贺天等人是「一丘之貉」，其写作「一九七六年文艺界概况」，是为了进一步要达到「颂扬同好，杀伐异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四）掩盖真象

贝一先生在写「一九七六年文艺界概况」时，未览全面有关「嫩叶集」论争文字，而旨在妄为包庇同好的一方，不是黑白不分，即是企图掩盖事实的真象。

为使广大读者了解有关「嫩叶集」论争的事实真象，而不为幽林秋月，及贝一等人的论述所误导，请看下列的引证吧：

1. 陈雪风曾以另一笔名许默在一九七四年中在南洋商报的「商余」版和金苗与半岛结了梁子。此是引起「嫩叶集」论争的一条导火线。

2. 「嫩叶集」论争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起至同年三月十日在「读者文艺」告一段落。（读者文艺编者曾先

后指出有关的笔战的停刊，是在被逼的情况下作出的。）

3. 当《读者文艺》在三月十日宣布《嫩叶集》论争结束后，仅相隔一天，即三月十一日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里出现了谩骂金苗及攻击为《嫩叶集》辩护的一方的文字。同日也刊出了该编者甄供即纪铮的一则小启，该小启末后写着的日期是：七六年三月八日夜。（笔者按：以日期上看出有关《嫩叶集》论争在《读者文艺》宣告被令停刊之前，陈雪风的一方，已和《文艺春秋》的编者计议妥善，要把《嫩叶集》的论争转移到另一阵地——《文艺春秋》，为何《嫩叶集》论争在《读者文艺》突然被令腰斩，又为何允许在《文艺春秋》发展下去，这确是耐人寻味的。）

4. 为了使读者再看清楚《文艺春秋》编者纪铮的所谓《公正立场》，兹将其七六年三月八日夜的《小启》全文抄列如下：

1. 关于《嫩叶集》的批评所引起的论争，有些读者和文友们来函要求编者拨出一些版位，以便对此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因此，从这期开始刊出有关这方面的批评文字。

2. 鉴于版位宝贵，下列几点务希赐稿者严格遵照，以免使编者处于为难的地步为幸。

（一）对于《嫩叶集》的具体分析与批评，或涉及有关文学原理的研究，批评的批评等方面研讨的文字，均表示欢迎。但是，应态度严肃，论断中肯，切勿谩骂或吹捧。

（二）进行人身攻击，辱骂对手的文章，请勿寄来。如果文中有涉及上文所述种种，将被删除或割爱。

〔三〕已讨论过的问题，请勿再重覆。〕

〔四〕来稿以短文为宜，有更超卓见解的评论则不在此例。〕

〔五〕来稿刊出将以收到先后为序。〕

甄供（纪铨）的小启，单看文字倒是合情合理的。但事实上证明了纪铨是在耍弄〔两面手法〕并且也显示了其人格的低劣。说穿了他比〔狐狸〕还要狡猾得多了。

在〔文艺春秋〕延续了五个月的有关〔嫩叶集〕的批评文字，尽是〔进行人身攻击，辱骂对手〕的文章，便是铁一般的事实。

因此我在上述所指的〔两面手法〕的把戏是：一方面纪铨在怂恿他的同路人在作极尽〔攻击与辱骂对手〕的能事，另一方面纪铨却对支持金苗一方的来稿压下不发，其中有被刊登的文章，其思想内容也被编者〔阉割〕掉，换言之，原是支持金苗一方的意见和论点或是保持第三者的中立看法的文章被刊出后，便已成了支持陈雪风一方的论点与看法了。

〔文艺春秋〕编者此种〔关起门来打对手〕的伎俩，许多支持金苗的写作者不参与此混账的论争，在现在看来倒是十分明智的，虽然他们被支持陈雪风一方的写作者讥为〔落荒而逃〕。

最后在这儿要告诉读者的是，在〔文坛上的瘴烟鬼影〕笼罩下，半岛的文章已被〔禁刊〕了。这在马华文坛上倒是史无前例的。

谨此恭祝贝一先生在论述〔一九七七年文艺界概况〕时，会有更惊人的〔收获〕吧！

“文艺春秋”围攻“嫩叶集”内幕

勞力

一九七六年三月至七月，曾任道（即纪铮、甄供）主编的“文艺春秋”副刊，片面地不刊登对手反批评文章，只夥同陈雪风一伙围攻“嫩叶集”，达五个月之久。

这五个月的所谓“论争”，是在不给对手出场的情况下，自吹自擂，自导自演。

要辩明真理，必须双方说道理，摆事实，民主对辩，才可能公平，有对比来判断双方谁是谁非。这是起码的常识，不辩自明的真理。

曾任道先生竟连收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女作者，投稿替“嫩叶集”辩护的文章，也如“惊弓之鸟”，不敢刊出，並主观肯定，此文章又是罗半岛写的，化名为女作者！“不登，不登！”的喊出来。

由“惊弓之鸟”，竟变作“惊棒之犬”！乃至“棒影惊魂”！闫起门来作人身攻击。

综观“文艺春秋”五个月的“批评”“嫩叶集”，有两类表现，见诸刊出的文章中。

一涉及“嫩叶集”文章的评论，极为少数，且多是重复“读者文艺”论战时说过了的内容和论调。

A、评金苗的孩子诗：“养你”这首，反对诗中“养你不为防老，养你不为显耀”及教孩子拿起真枪要瞄准人

民的敌人等内容。“防老”、“显耀”，是儒家论理，金苗唾弃之，伤了曾任道、陈雪风之流的主子的心。打人民的敌人，更使曾任道和陈雪风惊心动魄，如被击中一弹似的。

B、“文艺春秋”一伙文化打手，对“锄草的小姑娘”一诗，努力贬斥，不外该诗正面喊出：“我的祖国啊”这句肯定马来西亚为祖国的语言！这唯一的妨碍是妨碍了“侨领文学”的“一统江山”而已！

C、“文艺春秋”一伙，文章中口口声声要把“摸象出版社”扫出马华文坛，对“摸象”同人恨之入骨。为什么？就因为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出版社不受“侨领”所控制，而“摸象”竟敢独立，就“罪该万死”了！这打破了马华文坛由“侨领文学”独霸的场面，非扼杀“摸象出版社”不可了！

三“文艺春秋”五个月围攻“嫩叶集”，除第一类A、B、C三点，是其主要目的之外，绝大多数文章只是咬人，攻击人身，污蔑金苗、半岛、钟夏田三人（作为报人，明知诽谤犯法，竟不怕法，非有靠山不可）。

A、金苗、半岛是“摸象”成员，丑诋其人，以达到推倒“摸象出版社”的目的，是不敢正面出头，只好迂回偷袭。

B、钟夏田原非“摸象出版社”成员，但因为他在编“读者文艺”时，对“嫩叶集”笔战，公平地刊出三方面的文章（即陈雪风一方、金苗一方、蝙蝠一方等文章）。又，“读者文艺”搞了八个月“马华文艺前途”的笔谈，成绩很好，马大讲师吴天才，要通过朱自存，以“请饮”为名，叫钟夏田的八个月笔谈的总结，给吴天才执笔来写

。结果钟夏田没有给吴天才写，结下了梁子。其实，吴天才抢不到总结来写，那次“请饮”也未终席而退，并不曾付出酒账！——偷鸡不着，不肯蚀把米。毫无损失，何必小气？

C、“文艺春秋”丑诋金苗、半岛，骂了五个月，并没有说出二人的行为、道德、半点错处，只是一味瞎骂、扣帽子、歪曲是非欺骗读者。毕竟金苗、半岛生活严肃，无把柄可抓。反之，“文艺春秋”一伙，有些嫖、赌、打架、上酒吧拥吧女胡帝胡天，无所不为！其所“言”不敢与所“行”对质！故在“文艺春秋”强烈反对“文如其人”的哲学，不敢以行为告诉众人。

D、除了学舌之外，“文艺春秋”这一伙，根本不会创作。所以，只管骂人，不敢论文，也避免谈到文艺创作，一味抹杀他人的创作。

E、片面骂得多了，也自知骗不过读者们，只好用“苦肉计”，“文艺春秋”曾任道、陈雪风这一伙，只好叫“马仔”化笔名，伪装对手，假意同情金苗！然后，又出首“自白”，说被半岛误导！其卑鄙如此，竟敢大言对手“落荒而逃”，以掩盖“文艺春秋”“窝里吠”的狼狈相！——这批无齿、没牙的“恶狗”，关好了铁栅门，缩到安全的“文艺粪坑”里逞凶。

后来，又加入了“侨领文手”在“文艺春秋”骗人！什么“治病救人”、“缩小打击面”、“争取多数”等口号！俨然以“进步”的面目出场！自欺欺人，莫此为甚。这些“进步”的文化打手，所以会这么猖狂，结论只能是：“侨领文化”在马华的“一统江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摸象出版社”公然要独立，要认马来西亚

为祖国，而不认“侨民”，不服“侨领”管辖！所以“罪该万死”！

为了证明上述论断确实，下面补充两点：

1.除了大印刷馆，附有专出课本、参考书及英、巫文资料的出版社外，一九七四年，“摸象出版社”筹组成立时，是马华文坛上唯一以出版华文文艺书籍的出版社。但，“摸象”同人登高一呼，跟着成立的华文出版社，不下五、六个，而且立即出书！这些大多数是独立出版社，不受“侨领”控制的！当然其中也有“侨领”做后台成立的，想以数量之多为胜！

又，“文艺春秋”副刊，也是“摸象出版社”成立后，推动了时势，才开辟的。想不到一开辟，就窃功，自称马华文化“功臣”，而更要压死带头的“摸象出版社”！岂非痴人说梦吗？“车大炮”也得有一点点根据，才能令人信服。试问，只在襁褓中的“文艺春秋”，就建立“历史功勋”，连未“诞生”前的一切都要据为己有，这不是“侨领集团”，谁敢这样狂妄？

2.“摸象出版社”有文艺创作、出版八大原则，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原文见摸象丛书之一，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第三世界兴起的新纪元”一书，第118页。兹引述如下，以便证明“文艺春秋”是反对爱国，只爱“侨领”的宗旨，才要扫掉“摸象出版社”。

八项原则：

一、以多元民族平等、和谐思想为指导，逐渐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狭隘思想之积习。

二、关心兄弟民族之兴起，以马来西亚人民现实的华人社会意识为背景，反对“左”右两极端，不照搬外国的方

针，而吸收有益我国社会的精神，溶合在大马华人社会特点上，以本地特徵为表现形式。

三文艺作品的创作精神，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统一、和平、独立、经济自主、发展进步为原则。

四强调集体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依赖思想，反对伪善及剥削思想。

五消灭黄色文化和失败主义思想，反对兽性，发扬人性；反对文字游戏的有形式无内容的空洞文艺。

六经常介绍马来文学作品，关心马来文化、思想的发展动态，以免隔膜造成误解。

七经常与兄弟民族文化团体联络接近，交流彼此的优长，为打破种族界限，作出有益贡献。提倡各民族兄弟般的感情，兄弟般的合作精神。

八提倡集体创作，集体讨论的新作风。

以上八大原则，是摸象出版社同人的共同奋斗目标，共同遵守的原则！八大原则，是爱国、爱人民、反对黄色文化，反对种族主义，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思想为指导的！

“文艺春秋”一伙，反对“摸象出版社”及该社同人，即是反对八大原则。

敢问：我国各民族的领袖、人民大众等，站在八大原则对立面的“文艺春秋”一伙，不是“侨领集团”的马仔，又是什么？

难道，“摸象”同人爱国爱民“有罪”？为独立自主，民族平等和谐就“罪该万死”吗？承认马来西亚为祖国就“犯法”吗？就要被污辱五个月吗？“文艺春秋”的老板与总编辑没有责任吗？为什么纵容手下如此做呢？

是真黑？還是被塗黑？

平平

最近盛行一种论调：批评他人，是理所当然，一旦被批评，便斥为「塗黑」。这种调调儿於那批反对「文如其人」的朋友，尤其合用。

其实，究竟是不是「塗黑」，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譬如「空头批评家」，只要比对一下他平日的言论，便可判断是真黑还是被塗黑。他们只是把这种「论调」当成一种战术，动不动就祭将起来，企图入人以罪，来掩饰他们的卑鄙行径，实是很滑头的行为。「空头批评家」一直嚷着被「塗黑」，正反映了他不但是「空头批评家」，还兼且是「滑头批评家」。另外，那个被从长堤另一方请过来的邦腔，他的「古城春晓」是不是含有毒素，只要一翻原书，便一目了然，实在不必多讲的。至於那个替神做事的「文人」，他的「大作」有否提倡迷信，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来判断。

直到今天为止，除了替神做事的「文人」的一伙马仔，曾在他的「地盘」内做过肉麻的和朋友主义的吹嘘外，「空头批评家」及「新加坡依达」都尚未正式哼过一声。读者们实在是很希望看看他们的表白的，何况他们都有现成的「地盘」，方便得很。替神做事的「文人」，既有幸被马仔们抬成鲁迅在我国的「继承人」（会不会感到脸红

？），他们当然也会分到一些「封号」的。然而他们没有，这就证明了他们确有见不得光的黑底，也就是说，他们是黑的。

这又使人想起另一个问题来。当替神做事的「文人」的「大作」被批判之际，有人冒出头来喊冤，说这是出版了好久的旧书，为什么还要拿出来鞭？答案是很简单的：只要它还在散发毒素为害人间，不管它出版了多久，都可以而且必须把它揪出来示众。儒书在中国受到严厉批判，就是最好的例子。替神做事的「文人」的「大作」，既然是黑底的，那么，它被抽出来鞭打便是当然的了，除非他公开承认过错。同样的，「新加坡依达」的「古城春晓」，也作如是观。

有人曾拆穿替神做事的「文人」的骗局，说先前被他毒骂为「无耻文贼」的某人，现在已和他成为同一阵线的朋友了。他的马仔马上替他涂粉（白粉）说：「这有什么关系？」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依常理推论，「无耻文贼」是下流的，是受人唾弃的；而和「无耻文贼」成为密友者，其品行当然也不会高级到那里去。妙的是这篇「妙文」竟在替神做事的「文人」自编的副刊里出现，就妙上加妙了。公开宣示自己也是「无耻文贼」之流，何自虐者此？是真黑，就不要胡诌什么被人涂黑，否则，只有更丢丑现眼而已，何苦来哉？

（原载《新加坡星洲日报》，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野草”的内容近似“野狗”

半岛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第138期，发表了一首短诗，诗题是：‘野草’，作者是：‘郁人’。

据说陈雪风早期用过‘郁人’为笔名，最近陈雪风一伙也搞了一个‘野草出版社’，这匹‘马场马’，又是‘文艺春秋’攻讦摸象出版社，五个月诽谤、污蔑、攻击人身，谩骂半岛、金苗、钟夏田，而不必考虑法律制裁，又能使华文报章禁止刊登半岛的任何反驳文章的主要人物！算来背景来头不小，非千万富翁之‘马场马’，岂有如此黑势力吗？

这些综合动向，似乎可以相信，‘郁人’近似陈雪风！何况‘野草’一诗先在‘文艺春秋’刊出，再在南洋商报（星）的‘新年代’转载。

当然，陈雪风在新加坡芽笼的‘光华印务’做过数年校对，仍可在‘文艺春秋’为文（通过欣向）否认，说根本没有做过印务馆校对！将来若有人说，陈雪风在南洋商报（马）做过校对，当时和校对主任捣蛋才被提升为助理编辑，他照样可以否认。

因此，上述的看法，料定做惯了‘甲鱼’的动物，惯用藏头缩尾的本能，否认‘郁人’是陈××，也不稀罕了

！所以，下面评论‘野草’时，只说‘郁人’不再提陈雪风了！

‘野草’诗为‘野草出版社’张目，却是确定了的。为方便分析，兹将‘野草’诗引录如下：

野草

郁人

大地上
有土壤的地方
它就有条件生长

无需绅士淑女特别的呵护
不论在狭谷平原
它一落根
便绿化一片

它鄙视砂粒
挤在一起
又不相互关心

在生活的疆场
即使有大石压在头顶上
它都要倔强的歌唱
把顽冥不灵的淹埋

这是不伦不类，疯子的逻辑。诗中‘淹埋’两字，也用错了！应该是‘掩埋’。这正是文盲好汉的最好物证！水是克土的，埋是用土，土被水冲走了，就不是埋，而是浮尸、漂流了！何况草並不生水，何来水淹？

上引的‘野草’诗，第一节三行，符合野草的生长情况，有诗意，通顺。第二节，四行，除了首行‘无需绅士

淑女特别的呵护！，其他三行也通顺，似是野草的样子！然而，这第二节四行的首行，冠以：‘无需绅士淑女特别的呵护！，那就变质了！

这无异是说：‘需要绅士淑女非特别的呵护！了！这‘郁人！作者，在‘无需绅士淑女特别的呵护！的造词设意上，煞费苦心，既对绅士淑女暗中幕后的呵护，表示了沾恩戴德，叩头流涕的谢忱；又奴才充好汉，表示‘野草！有生存的能力！更暗示绅士淑女切勿暴露了呵护的痕迹，也不要停止晚上浇水时加点肥料。

‘特别！与‘呵护！两语，活画出作者‘郁人！惯当奴才的机心！细腻体贴主子的拍马工夫。

绅士淑女只有践踏野草，决不会体惜野草，何况还要‘呵护！呢？皮鞋践处，野草断叶！除了是独立花园式的篱内、草场，栽种来点缀园庭的家草，绅士淑女才会呵护！这是普通人也理解的。

今‘郁人！的‘野草！，竟是绅士淑女呵护下的东西，那草早已无‘野！味了！所以说这诗，是疯子的逻辑，不伦不类的东西，别有居心的作品。

再看第三节三行，‘它鄙视砂粒，挤在一起，又不相互关心。！这就拟人化，诗以言志，言作者的心声了！然而，诗题既然是‘野草！，诗的内容虽言志，而拟人化，也必须与野草有本质上的联系，才能达成艺术上借物伸怀，不着痕迹之妙境。如‘鄙视疾风，抗拒践踏！之类，才符合。

‘郁人！的‘野草！竟‘鄙视砂粒！，而不知道凡土壤皆有砂粒构成，使水份易渗，空气流通，才能助长植物！鄙视砂粒的‘野草！，无异根在空中，草叶倒吊而视土

壤！这是不祥之兆，脱离根本的死路。

‘挤在一起，又不相互关心。’也活画了！郁人！拟人法，以言志的这个集团的人物，互相排挤，互相争宠，鬼打鬼，狗咬狗的现实和习惯，暴露了这一撮卑劣的心灵，污秽的内在。

是好人，受苦难者，只有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才能对付得过艰苦的岁月，而生存下来！也只有这样的人群，才联系得上野草的特点。

所以说！郁人！的！野草！，只是家草；颠倒黑白，疯子的逻辑，疯狗的思路！才会热望绅士淑女的呵护。

诗的第四节，四行。‘在生活的疆场’，说什么！即使有大石压在头顶上！，更是疯犬之吠了！试问，有了绅士淑女的呵护，栽在篱笆之内，何来大石压顶？充好汉，充到离谱，就不但油滑，而且成为骗子了！

分明是有后台可以蔑视国家法律，利用报章作五个月人身攻讦与污蔑诽谤他人的‘文艺春秋’，及其‘郁人’一伙，倒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是被大石压顶了！更要倔强歌唱，还要‘把顽冥不灵的淹埋’——‘水’也有了，‘土’也有了。既有绅士淑女呵护，有钱有园地，还哭哭啼啼装死狗！不差么？

前后矛盾，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充好汉充出尾巴来翘高高的摇！虽想为‘野草出版社’张目，却把家草倒头吊起，鄙视砂粒，自寻死路。变成了‘野草’吊丧诗、哀鸣曲！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不可公开的集团效劳的文艺，虽然想尽方法，伪装起来，表面上自称进步，骨子里不表现出毒素，搞放毒的用心是不行的！但一旦服务目的表现

出来，又想瞒住群众眼睛，安然过关，却是难上加难！

分析了！野草！诗，再写一首仿拟，作为结束，就可画龙点睛了！

野狗

社会上
有腐朽集团的地方
就有受呵护的野狗逞凶

只要绅士淑女掷一块骨头
不论大街暗巷
吠声咬声争着抢
穿着衣冠的狗脸现出真相

脖颈下不必挂牌子
却是有主子而久经训练
挤在一起互相咬着争宠

在生活和工作上
篱笆内外有安排好的窝
有公开保障了的粮
别有差使再奖赏

(24—11—76)

談談文藝批評

謝祝南

有人一看到这么样的一则题目，或许，很有可能就有一些人，以为我在此时此地，又图谋什么不轨的意图；或者又想酝酿一场「骚动」，以达到某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先特此声明，我绝对没有半点这个居心。我之所以要特别声明，那是因为在今时今日，这样的题目毕竟是个「敏感的题目」，如不先道明立场，恐怕会遭到某些「有心人士」的误会。

要谈文艺批评，我以为，这是一个所谓「大题目」，很不容易谈得妥当、贴切的，更何况我是什么东西，腹中既无点墨，而且更不是这门深具学术性窍门的专家，要从何谈起？说实在的，我之所以要谈，说句诸位不要见笑的话，那是因为我向来颇爱护马华文艺，对于文坛上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变动，都深表关注。近来，由於见到批评之风甚盛，所以才引起一点点的感想，凭着这一点点的感想，我遂不知天高地厚的诚恳地写下几句。虽说是谈批评，可是我总希望高明之士，不吝宝墨的斧正赐教以及批正评议。

未入正题以前，先谈谈一篇作品的产生过程。我们都知道，一个作者写出一篇作品来，是要比吃饭困难一点的，最低限度，起码就要作者对于事件的产生有

着强烈的「倾吐感情」。有了强烈的倾吐感情之后，还要恰逢文思的降临，这大概就是所谓「灵感」吧。一切都具备之后，一边写，一边搜索枯肠，尽可能挖掘本身认为最适当、妥切的字汇，一字一句的填写，以表达那一腔倾吐的感想。

所以，一篇文章，是一个作者的思想结晶体，作者有什么思想，那么，在文章中，字里行间就表露无遗。

这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思想」，这种个人的高度精密内在思维活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同的。为什么各人的思想会不尽相同呢？这是谁都晓得的，那是因为受到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环境和不同的生活际遇等客观和主观因素所牵制、所影响而致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文章写了出来，各人的鉴赏，各人的体味也就各有不同了，这个「鉴赏体味」不同的幅度一旦超越了某一个限度（或者与客观实际情况的差距）之后，那么，批评的文章便「应运而生」了。可是，问题是：写作者的思想既然受着种种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操纵而形成，那么，批评者有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写作者文中所表露的精神面貌，作全面的一次或数次的与写作者的「精神」共同「遨游俯瞰」呢？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而我认为，不但是「最好」，而是「一定需要」；不但「较为确凿」，而是「非常确凿」的。

所以，批评家，无论是学识根底、社会经验，人生阅历等等都要比作家来得深厚与丰富的，也所以，要成为真正的批评家，无论如何也总比成为作家还要困难些的。君不见古往今来，文坛上批评家的人数比作家的人数不是少

多吗？这大概与这个因素多少也有些关连吧。

所谓「三尺文坛」，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比喻为一间「餐馆」，因为我们有所谓文艺就是人们的「精神粮食」，既然是「粮食」了，那么文坛大概没有什么不可以说是让人「吃东西的地方」吧！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写作人是「厨司」，而读者或是批评家则是「食客」。「厨司」把「东西」「煮」出来，捧到「餐桌」上，让「食客」们「食用」。有句话说：「各物入各口，各花入各眼」，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有人认为太生不熟，有人认为没有味道，很淡，因此，食客们有些话要说，那是很应该，也是很有这个权力的。

当然，如果批评家不是「鸡蛋里剔骨头」，也不是因为「厨司」以前和他有什么瓜葛，或者抱着某一个目的而来蓄意「趁机报复」，而是诚恳虚心，为批评而批评的指出不当的地方，使「厨司」有所教益，以后慢慢的「煮」出好味道，营养丰富的东西来，对人们更有益，那么，这样一来，「厨司」受益，「食客」有幸，批评家居功匪浅了。

这是指善意，态度诚恳的批评家而言，相反的，如果是一个恶意，态度不好的批评家，那情形又是怎样的呢？鲁迅先生说得好：「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於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若於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那么，到底要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批评呢？

我们说过，那是要使被批评者有所教益，但，不是「商量教训」；那么，又怎样才能使被批评者有所教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引用鲁迅先生的箴言来说明，先生说：「我所希望於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这不是个言简意赅，明白透彻的答案吗？

作者写一篇文章，有时往往犯了过错而不自觉的，这时，如被批评家指点出来，作者豁然如「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茅塞顿开，遂有所启示，受惠於中，这是先生的第一点；第二点奖励好的，我想内在的意义大概是使作者不因指出坏的，而以为自己的文章无一可取之处而感到灰心，以至失去信心，这是从第三点的重申强调而引发出来的结论。

有不少人说过：马华文坛是「文化沙漠」，这大概也可以说写作人不大旺盛。既然写作人不多，那么，如果因批评家一批，却把一株刚要茁长的文艺新苗批死了，那岂不是弄巧反拙，适得其反吗？所以先生也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诚然的，批评应该是越批越有生色，而不是越批越枯萎以至死亡的。

最后，我们衷心恳切的希望晋身批评家的诸前辈听听鲁迅先生这一席，相当有价值的话：

「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

華人的容忍美德

子凡

据说，咱们华人是很有容忍美德的，连外族人也这么称赞我们。对这种称赞，咱们华人是很有可以闭上眼睛来自豪一番的。但是，我希望咱们华人在飘飘然、沾沾自喜的同时，也要侧着头想想，这称赞背后是否别有用心。

咱们的历史上，统治阶级和鹰犬文人不是也掏空过心思，灌输过「百忍成金」的观念，提倡过凡事容忍的精神嘛！？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愚民，麻痹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对他们的剥削和苛政，只会容忍依顺，不会反抗，从而巩固他们的政权，居心是十分恶毒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大家凡事不容忍；适度的容忍还是必要的，特别是为了不乱大谋的忍，更加必要、更加值得。但是，生活在这个不断斗争的年代，人家一直在斗争前进，而我们却没有正视和奋斗的勇气，只会事事忍、处处让，委屈求全，这绝对不是什么美德，只显得咱们民族性的懦弱。虽然人家会挂起笑脸，称赞咱们华人好量度，很有容忍的美德，可是骨子里他们总是要把我们斗倒的。

呐喊以外

孟沙

他曾经呐喊过
声音比谁都响亮

很久以前
日子是梦的组合
醒来是另外一天
阳光永远那么年轻艳丽

他是那样忙碌
喊得声线都哑了
在学术的岭岗上
率先挥起挑战的双手
一锄一锄向地底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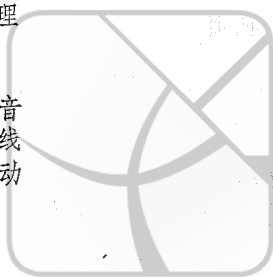


把野草连根拔起

有时争得脸红耳赤
为了一个不愿执输的真理
潦倒得啃面包喝白开水
也一样挺得起胸直着腰

当然，那些梦已经古老
声音也不再年轻
而且，失落了
在一个更大的天空
一个更阔的广场
可任驰骋的广场

可以由他指挥的真理
如今关在冷气的室里
隔着厚厚的玻璃门
他听不见愤怒的声音
要讲营养保护
要心平气静不能激动



会议厅上，有人嘶喊
喊出他当年的声音
他悠闲地闭上眼睛
思想飘到酒帘里外

然而，他还是那样忙碌
忙碌着开会演讲
忙碌地飞来飞去
依照编定的行程表
却从来不曾忘记每隻股票
和它们每天起落的价格



会议厅上，有人嘶喊

会议厅上，有人嘶喊
喊出他当年的声音
他悠闲地闭上眼睛
思想飘到酒帘里外

然而，他还是那样忙碌
忙碌着开会演讲
忙碌地飞来飞去
依照编定的行程表
却从来不曾忘记每隻股票
和它们每天起落的价格

别人的痛苦

符肇流

别人的痛苦
即使高如山深如海
也压不低他的眉际
轻易地
掉下一颀同情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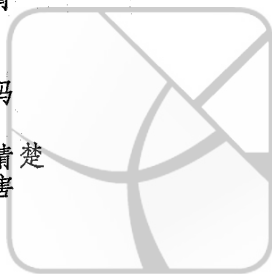
他是惯於
把快乐独自品尝
把痛苦的果实
分赠给老实善良的傻瓜
且会
来一个阴阴的冷笑



他常常衣冠皇然、
高高站在讲台上
发表一大堆
振经治国的伟论
谴责
山林虎豹凶又残
谁知
人心比豺狼更狡猾

他啜饮着葡萄美酒
其实渗和人的血
点点滴滴，殷红斑斑
高楼大厦，一砖一瓦
何尝不是一根根枯骨
平地高架叠起

你遇过这一号人物吗
你吃过他的苦头吗
也许你已经比我更清楚
也许你犹未知道厉害



我写下了我底愤慨
 愤慨化成一把把尖刀
 刺向害人者的心窝
 这样才痛快
 这样才痛快

無盡無時常帶
 上金銀等物請
 想大一新建
 金銀等物請
 金銀等物請
 金銀等物請
 金銀等物請

睡夢中醒來
 醒來的人數
 醒來的人數
 醒來的人數
 醒來的人數
 醒來的人數
 醒來的人數



想替人學一技長
 想替人學一技長
 想替人學一技長
 想替人學一技長
 想替人學一技長
 想替人學一技長
 想替人學一技長

牆

草風

原是一块宽阔的地方，
却围堵成了两个；
原是一个畅通的所在，
却铸造有了隔膜。

那个存心建造的人，
本身遂有了自己的小王国；
因为他心中积存了自私和猜疑，
更不想别人晓得他在里边的做作。

里边不知外面有多广多阔，
外面也不知里边栽有什么花朵；
有了这堵阻隔的东西，

麻烦便开始产生而加多。

由於思想的不一，
人们遂把这些隔膜建得更多；
更由於有些建於无形，百千年来
不能消弭，反带来了许多悲哀和罪恶。



故意

金苗

地球明明在运行
自转又公转
他发出冷笑
[地球那里有动
还不是像静止一样]

他依偎着地球
地球带他转
他不相信

沙石根本需要
地上地下都有
他摇头嗤鼻



┌我不喜欢沙石
沙石没价值┐

他安稳地住在楼房
楼房不能缺少沙石
他不知道

稻穗真的成熟了
吐出芬芳 麻雀垂涎
他吹起喇叭
┌是幼芽 是幼芽
稻穗一点未曾变化┐

农民把稻穗收割
他吃得津津有味
他不承认

任他得意忘形
任他作梦飘飘然
地球没有在宇宙中停下
沙石继续热爱土地
稻穗仍旧哺养人类



書及其他

燕野

每一次回到乡下老家，我总喜爱翻动一下那摆在书架上的，那堆集在柜子里的尘封了的书本，还有那一牛奶箱的旧报刊。

每一次的翻动它们，也仿佛在翻动我深沉的记忆，也总有一份歉疚和心痛。这些书册，不论是大本的小本的，它都是我心爱的。我走了，开始还有人去翻动它一下，借去看，而后再也没有人动了，也没有人去照顾。

我每一次去翻动它，双手总沾满了尘埃。书本有的被虫蛀了，其中有的日子久了也不见了，想是被人借去忘了归还，我的心总有一阵沉痛。因此，久而久之我有翻动它们时，我总会从中检出几本，把它带回城里。

收在橱柜里的，多是念书时留下的课本和一塌糊涂的练习簿。我觉得收在那儿，阻碍地方，一无是处，因此，总是回去一次，检出一些，或抛下屋前的河流中，让它随流水流去，或是堆在垃圾堆，擦一根火柴把它烧个乾淨。而每次妈妈见我翻动它们，搬出来处理时，总在一旁唠唠叨叨，阻止我拿去抛掉或烧掉。

「这都是无用的旧书本，收在这里也没用，只有阻碍所在，不如烧了它，丢了它。」我说。

「烧了，丢了可惜，我得空无聊时还可以拿来翻翻看

看的。] 没想妈妈这么答我。

[妈又不识字，怎么会看？] 我随口反问。

[妈虽不识字，但总会看插图呵……]

[嗯……] 我倒是一时为之语塞而无言。

虽然如此，结果还是被我抛弃了大部份，不过也留下了一小部份比较乾净完整的，到底有一点舍不得完全丢了或烧掉，因为这里面有着我过去年轻日子时的记忆和影子，丢完烧完了也就再也无法找回了。

而那一牛奶箱的旧报刊，却都是十几年前自己辛苦留存下来的各报文艺副刊，都是一些宝贵的资料，虽然说起来还有欠完整，但十几年后的今天，要一一收集它们可就不容易。我把它们收存在一个木牛奶箱中，直到我重新翻出来打算送给朋友时，它们大部份都是依然完好的。

那是因为我记得，再收藏下去，没有特别照顾，迟早会被蠹鱼、蟑螂之类糟蹋掉，未免就可惜得很，结果，考虑了又考虑，只有忍痛转送了给一位搞整理文学资料工作的朋友。

这些资料终于有了一个应该去的去处，但我以后可就不再也没有机会去翻看它们了……。

七七年三月十七日凌晨

矛盾

如英

也许是由于我的心里的复什因素，在我的内心世界，经常起着剧烈的感情冲突。

谁叫我感情丰富，谁叫我既出世又入世。

谁叫我拥有世上最尖锐的矛，又复拥有天下最坚固的盾。

想起来有点可笑。

有时我执起钓竿，日夜不停地去钓水底的山、树以及蓝天白云，想起山水以外的扰攘世界、险恶人心我就愤愤不平。想起纷争，想起摩擦，想起勾心斗角，想起尔虞我诈，我叹息再三。摇摇头，我挥去人间一切不如意的纠缠，我放下手里的钓竿，与那瘦削的老农谈笑风生，声音荡漾在阡陌间，小鱼之尾鳍在水面激起涟漪。有时我端坐在船板上，钓竿斜放，听着皮肤黝黑的老渔夫在咀咒，说着最粗俗的言语。有时索性爬登山巅，看流云，看江山如画，独坐一个白天。每一片树叶，每一朵野花，每一只虫豸，都能让我寄情，浑忘人间的一切不幸。

但山径也有踏尽的时候，水湄也有走遍的时候，我到底又回到了人间。我不是荒山老僧，我参不透镜花水月，看不破这可恨又可爱的人生。

红尘红尘，我毕竟出不了世而不得不入世。

我的一支秃笔，尽管如何转移，还是像指南针一样，总要回到入世的方向。

我写不出美丽的形容词，写不出梦幻，写不出罗漫蒂克的男女欢爱，写不出咏风弄月的词藻。我的笔下，只能出现粗糙的文字，出现生活的血泪是怎样流，人生是怎样的一场艰苦的奋斗，人类是怎样的与人为了及自然的不幸对抗。出现污浊的流水。出现污浊的空气。衣衫褴褛。佝偻屈辱。街边的破烂的枯黄的菜叶。昏暗的破落的房舍。还有：那黑暗中的吃吃笑声。笑里的一把刀，一双血手。那卑鄙猥琐的形象。披着羊皮的狼。以及许许多多瞬息万变的面目。

为了我的一支秃笔，我毕竟又回到了人间。在喧嚣的市场，在拥挤的街道，在笑声中，在哭声中，在喊声中，在吼声中，在人潮汹涌之下……晃动的脸孔，一开一闭的咀巴，流转的眼色，甚至在梦中也一再出现。我拾取最粗俗的语言，摄取最猥亵的动作，都为了更忠实地反映人生，更传真地喊出民间的呼声。我读了不少书本与报纸，不是美丽的诗词，不食人间烟火的诗词，而是：政治，经济，民生，人类的前途，还有：灾黎遍野的新闻与图片，战火下的牺牲品，政争下的无辜者，这些都令我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夜不能成眠。

也许，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因为人类的悲剧在继续不断地发生，一幕又一幕，永不休止。我的关心，我的努力，仿佛都是徒劳的，引不起一丝回响。人类的世界，依然扰攘，纷争依然持续下去。

怪不得我会心灰意懒，意兴阑珊，怪不得我有时要执起钓竿，走出去，有时简直想要一去不回，与山水结为一

体，咏一咏风，弄一弄月。

但是，怎样也咏弄不起来。

到底要回去的。

世上最尖锐的矛，刺得破天下最坚固的盾么？

天下最坚固的盾，挡得住世上最尖锐的矛么？

这种矛盾的心里，最难解释。

我怎样来诠释我的感情？

也许，山水能够治疗我那受伤的心灵，它可是一帖灵药吧。它让我复原，使我得以振作，从消沉中振作起来，坚定我那入世的步伐，踏过长街，踏过陋巷，踏进拥挤的人群。这灵药，也能使我的手指坚强有力起来吧，能把笔抓得更紧，指着正确的方向挥动下去。这灵药，使我眼睛更为明亮，看得更清楚更遥远吧，甚至看透一切真假。这灵药，使我耳朵更为灵敏吧，把人间的呼声听得更清晰，也传达得更真实吧。

因此，在山水间徜徉，肯定对我有益。

别怕我就此不回人间，明天我的步伐会更为坚强而稳定。

我到底还是入世的！

（二、十三水湄）

“爬”以外

思暉

(一)

巴士在车站停下来。

一个肥胖的中年汉子要上车。他双手皆持着拐杖。看样子，是个残废的人。只见他来到车门前，提起脚，想上车。然而，那隻脚却软软的，无论如何也提不起来。

这时，售票员就上前要扶他起来，他却拒绝了。只见他快速地把两枝拐杖收起来，放在车上，然后整个人坐在最下面的门级，吃力的，慢慢的移动笨重的身躯，依靠双手支撑，一级一级爬上车，自己爬上位子坐。

我在车上，目睹这一幕，除了佩服，还加了惭愧！

只见他笑笑，对售票员解释：年轻时候得了一场病，就变成这样子，已经二十年了！

依靠自己的力气，而爬到目的地，是光荣的。他应该笑了！

常听人们说：没了双脚，不能行动，要怎样活？

可是，事实证明，没了双脚，还是能活的。二十年，一段好长好长的日子，他依然活得很好！

(二)

趁着假日，和一群朋友到黑风洞去玩。

有一位朋友，不知从那儿得来的雅兴，忽然提议：来个爬石级比赛！

大伙儿都自信年轻力壮，谁也不肯认输，比赛就进行了。

於是，每个人都自己顾自己，低着头，拼命的爬。携手共同前进的，只有两个！

我在人群中，也一级一级的往上爬，心中希望自己是会是最先爬到顶端的一个。那时，就可以吐气扬眉了。

越爬越高，队员却越来越少。爬呀爬呀，忽然意识到好像只剩下自己一个。我连忙停了脚步，靠在梯旁，不停的喘着气。刚才拼命爬的时候，倒不觉得怎样。现在停顿下来，反而觉得辛苦难言。

我发觉到身旁并无一人。抬头望，有几个朋友已经爬到最高峰了。他们在上面，一个个露出胜利的微笑。有的还在比手划脚，指着下面的人，笑得前仰后俯。倏然一阵乱哄哄的，原来有一个朋友因体力较差，拼命爬到顶端之后，而告昏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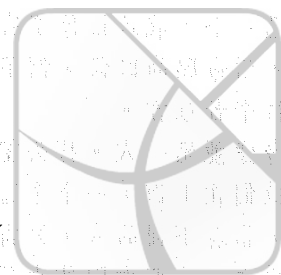
看后面。下面的朋友正爬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些猛抹着额上的汗水；有的倚着栏杆，很辛苦的喘着气；有的索性坐在石级上，爬不起来了；有的一个靠着一个，在对我挥手，示意我去帮忙。

我站在石级的中间，心情非常的矛盾与复什。我该怎么办？我离石级的顶端并不远，只要我再努力，我就可以爬到顶端，和其他的胜利者站在一起，一齐露出得意的微笑。

可是，下面的朋友需要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正

渴望我的帮忙，我是否要下去？我独自一人呆在半中间。
我犹豫，我徬徨，我迷失。下去？上去？上去？下去？

终于，我回转身，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和下面的
朋友们，一步一步向上爬！



父親的寵物

傑倫譯

自从在三个月前母亲去世后便只剩下父亲独个儿住在甘榜里。那座落在海隅末端的稻田边缘上的屋宇是冷冷静静的；父亲很少在屋子里，而大部份的时间总喜欢在田塍上踟躕，一边注视那些正在抽苗发绿的稻禾。那些稻禾是母亲在世时亲手栽下的；当他看够了那在随风摇摆的稻禾时，也好像是从中获得了无比的安慰似的。

当周末到来时，我与西蒂姐回甘榜去看父亲。我们对母亲的死给予父亲深切的同情。

如果现在他们都住在那海角的屋里，到了下午，他们也会走在那田塍上，看着鸭儿泅游取乐的。然而现在祇留下父亲孤单单地在那里了。

虽然在那田塍上的漫步可以使父亲的心获得一刻的舒畅，但我们知道母亲的死给父亲带来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再也找不到吵咀的对手；在需要时，也没有人来帮助他；同时也没有人来陪伴了。他必须自己下厨，当稻米成熟时也只有他一个人去收割了。

我和西蒂姐看了父亲那样的情景，也实在是很伤感的。在没有回甘榜之前，我们便商量好：我们要把父亲接回来一起住。 he 可以和西蒂姐住在一起，也可以住在我的家，任由父亲选择好了。

我们要照顾父亲，一直到他寿终。我们觉得父亲耕田也该耕够了，关于他的吃喝，我们也有能力负担得起。

在祷告过后，西蒂姐开饭了。我们在一起吃饭，西蒂姐的三个孩子坐在父亲的一旁。

我一边吃，一边看了看西蒂姐。我想这是最适当的时间来把我们的建议向父亲提出，而西蒂姐也该开口了。可是西蒂姐却缄默不语，看来她好像很难启口说出建议来的样子。

我曾几次向她暗示，要她把那建议说出来，但她依然没有反应，真教我纳闷呀！

『我们想带爸爸回去和我们住在一块，』最后西蒂姐出声了。她的话那么平淡，看来是不能打动他老人家的心的。

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是停了停，西蒂姐不再说下去时，他又静静地吃着饭。

『我们看着爸爸一个人住在这屋子里，心里很过意不去，』我也开口说话，西蒂姐对我的话祇是点了点头，看来她似乎觉得我的话已经足够加强我们的那个建议了。

父亲仍旧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儿吃。我和西蒂姐都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希望父亲已默默地接受了那个建议。

看来他已为我们的话所打动，他的胃口也受到影响。当他刚吃完一碟饭时，也不再添饭了。西蒂姐却感到爸爸有点反常，在过去他至少添一次饭，但现在他却不添饭。

『爸，添一点饭吧！』西蒂姐说着，一边拿杓子去挑饭给父亲。

『够了，』父亲拒绝添饭，『我已经吃饱啦！』

我看了看姐姐，西蒂姐也那么望着我，我心里感到有点愕然。

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坐在走廊上，大家都往外望着那一片稻田。晚风吹动着稻禾，看来它们在摇头摆脑似的。天空的月儿，皎洁明亮，棉絮团团堆积在那广辽的帏幕上。

『爸爸，你不用担心那稻禾吧！我们会雇人看守它；有关这间屋子，你也不必烦恼，那看守稻禾的工人可以住在屋里。』西蒂姐那么对父亲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搬呢？』父亲把视线从外面收回来。

『我们要照顾爸爸。』我抢着这么回答。

『我们要爸爸好好的休息，爸爸的年纪够大了，不应该再耕田，也不该守着这间屋子；同时爸爸一个人在这里，无依无靠的，吃喝都要自己动手，病了谁来照应呢？』西蒂姐接着说。

『爸爸可以选择住在那一家，西蒂姐的家可以住，文的家也可以住；爸爸若选住西蒂姐的家，随时可以来文的家玩，相反的，爸爸如果喜欢住在文的家，也随时可以到西蒂姐家去玩呀。』

我在努力地说服父亲。

『你们的提议是好的，』父亲回着，『但我不能接受、我更喜欢住在这里。』

我和西蒂姐都相对地看了看。

其实先前我们也考虑到父亲一定不会应允的，父亲一定不舍得离开那些快要成熟的稻谷，当稻谷被收割以后，父亲是会答应的吧。

『为什么爸不接受？』我问，『爸舍不得稻子是吗？』

『

』那祇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父亲答。

『如果丢不下稻子，我们已经答应用钱雇人看守，当稻子成熟时，我们来收割好啦！』

父亲不回答我的提议。他的咀唇在卷弄着一口烟草，他的神情看来很安定，但也微微显露出激动的情绪。

我对父亲的境遇感到异常难过。这不仅是为了他在甘榜里耕田的辛苦，而且也为了母亲的逝世带来给他的创痛；自母亲离开人间，父亲也失去了往日的欢悦。当我们回到甘榜来，也总是让那烦恼的情绪打扰着。虽然父亲强颜欢笑，但在那欢笑的背后却隐藏了一股哀愁，这情景就教人更难受。

当母亲还在人间，父亲和母亲总是一起笑嘻嘻地欢迎我和西蒂姐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回到甘榜来。父亲逗弄着他的几个孙儿在欢笑，在取乐。然而，现在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向着母亲逗弄孙子们了。因为母亲不在他身旁，他也提不起劲来抱着孙子尽情耍弄啦。

父亲的闷闷不乐，我们是不介意的。我们了解那是他怀念母亲而造成的性情。为了使他淡忘心中的创痛，我们想最好是让他和我们住在一块儿。他住在我们家里将不会有那么多的寂寞；西蒂姐的孩子们将可以消除他对母亲的思念吧！我们是这么想也这么希望着。

没有想到当晚我们的劝说，父亲不仅没有给予接受，却反而引起他的责备。

『你们两个不要再伤我的心了，』他说，『不要增加我的不安吧！我在这屋里住得很好，这屋子是我和你们的』

母亲建起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要离开这里，屋子前面的田芭是我们生活及玩乐的地方，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我离开这我所爱的屋子和田芭呢？

爸爸，那不是我们的心意，我们要爸爸过清闲的生活，我们想爸爸和我们住在一起，不是要增添爸爸的痛苦，而是要让爸爸的心情愉快一些，爸爸已经老了，同时也该让我们负起照顾爸爸的责任了。

西蒂姐也呼应着我的话说：如果爸爸想念这屋子和田芭，我们可以回来看的。

我瞧着父亲一边在冥想，一边望向屋子的外面。我觉得西蒂姐的话是合情合理的，爸爸是不应该拒绝我们纯洁的意图吧！这可以实现我们报答父亲曾为我们含辛茹苦的心愿了。

然而我却没想到西蒂姐的话反而激动了父亲不安的心绪。我发觉到父亲不想再看我们的脸，他发愣地眺望着那随风摇荡的稻禾，然后他带着忧鬱和缓慢的声调说：

爸爸了解你们的心意，但是爸爸不能接受它。如果你们自己遭遇了像我这样的命运，你们才知道为什么。

我与西蒂姐当然明白父亲对屋子前面那块稻田爱得很深，也知道父亲对那间屋子的留恋。经过多少的岁月，父亲总是那么的辛勤耕耘，不遗余力的照顾着那片稻田，他曾与母亲一起耕作、也一起在收割。

在下午的时间里，父母亲也一起在那田塍上行走，他们有如在水里泅游的鸭子们那般兴奋，到了收割的季节，他们也一起拾取田里的鸭蛋——

但那已是父母亲年轻时代的事情了。现在母亲已不在人间，父亲也已年迈了。我们想这是父亲应该住在我们家

里，好好地休息的时候了。因为母亲不在了，父亲对耕耘也将没有往日的乐趣了。

父亲故意避开我们，我和西蒂姐都无可奈何地望着他。我们在想：父亲是装成那种样子，他要表现给我们看，他是那么地深爱着大自然；爱那稻田，也不舍得离开那甘榜的屋子啊！

在另一个星期天，我们又回到甘榜里来。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和意愿：我们要劝服父亲，我们不愿意父亲孤单单的住在那甘榜里。

当我们到来时，我们看到父亲拿了钓竿正想出去。看来他好像是安排好的、当我们来了，他就借故离开我们。我也同时感到惊愕，因为父亲对我们的态度很淡漠，只是这么说：『几时到来？到屋里坐吧！给孩子们吃点东西呀！』

『爸爸要到那里去？』我问。

『到河湾里去钓鱼。』

『爸爸回来早吗？』

『还不知道。如果我迟回来，你们先吃好了。鱼煮好在锅里；你们要吃鹿肉，它也卤好在瓮里，自己拿来煮吧！』

父亲的嗜好我当然知道。他喜欢钓鱼，也喜欢设陷阱，捕捉兽类。每次我们回来，都备好鱼呀肉呀给我们受用。母亲活着的时候，她总要让我们为此而高兴一番。她亲手烤了鹿肉给我们吃。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它也不复再来。父亲不再把烤鹿肉拿给我们看，他只把它卤在瓮里；没有了母亲，也不会有烤肉吃了。

直到入暮时分，父亲还没有回家。我与西蒂姐在等着父亲回来才开饭。这时西蒂姐在发牢骚了，她埋怨父亲在作贱自己，到河里钓了一整天，到现在也还不回来。在城里什么都有，鱼呀肉呀根本不需要去找，米也不需要去种，他可以安安稳稳地住在我们家里度过晚年，干吗要那样辛苦呢？西蒂姐唠唠叨叨地对我说。

我没有和她搭腔。我对父亲的固执也开始感到有点厌烦了。但也在替他担心，这么夜了还在河里钓鱼，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甘榜里的人会怎样想呢？他们一定会批评我们没有孝心，父亲那样老了还要劳作，儿子受薪，女儿受薪，女婿也是受薪的，要负担一个老人的生活，还不绰绰有余么？

到了深夜父亲才回家来。父亲带回来的只是一尾小鱼吧了。这真是何苦呵，坐在家里休息看电视不是更好吗？

「爸爸这样做，真的太固执了，」西蒂姐生气对着父亲说，「年老的身体怎能承受深夜里寒气的侵袭呢？」

「哦——爸爸不怕冷的，蒂。」父亲傲慢地回答，「爸爸的身体受惯了寒冷。」

「算了吧！爸爸不要再这般劳作了，明天随我和文到城里去，爸爸不需要再钓鱼啦！」

爸爸很少说话，他吃了饭便回房去休息了。西蒂姐还在发牢骚，一直到她的眼皮垂下来。

我知道父亲这样做是在逃避我们。他不想和我们在一起打发时间，他知道我们这次的来意和上次是一样的，是要把他带到城里去住，因此他故意徘徊在河边，直到深夜才回家来。

第二天西蒂姐又在苦苦劝父亲离开甘榜。但父亲还是

不改变他的初衷。当父亲说出坚决不肯离开的话时，西蒂姐差点要哭出来了。

『西蒂，阿文，我不用你们来劝说。你们也别想我离开这个环境。屋子和这稻田是爸爸的宠物，它们是我终身的伴侣。你们的母亲在这间屋子里闭上了眼睛，我也不想离开它。』

『但是爸爸已经老啦；有谁照顾爸爸呢？我们只能一星期回来一次或是一个月回来一次。』我说。

『随便你们吧，如果你们不能回来，可以不回来的。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也一样。』

『爸——你已经老啦，我们要照顾你，爸爸一定得住在蒂的家。』

父亲兀地展露了笑容。我没想到在这般纳闷的气氛中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我想爸爸一定是在戏弄我们的。

『从小我就能自己生活，何况我现在已经这么老呢。』他的回答仿佛在唱反调。

西蒂姐听父亲说得这么坚决，我看她真想大哭一场。其实她对爸爸是一片孝心，自从妈妈去世后，她就一心想报答父亲的含辛茹苦，尽一下做女儿的责任。

收刈稻禾的季节快要降临了。我和西蒂姐决意打算不帮爸爸收刈，同时也不给他送钱来。

我们蓄意让父亲再尝一下生活的苦头，让他一个人忙着刈稻。我们抱着这样的想望：当父亲反省自己的确不能胜任劳作的时候，他就不做傻瓜了，然后一定会跟我们一起到城里去住。

我已经想到胜券在握了，这回父亲一定倒霉的。以前母亲所分担的工作都一股脑儿地落在他的肩上。当稻谷成

熟时，谁来帮他赶小鸟？当稻谷收割时，需要搬运，踩踏和曝晒，谁来帮他分工合作？稻谷一定会给糟蹋了的。

我也同时相信着：父亲这回一定获得不少的教训。这该是我和西蒂姐的时机到来的时刻了，我们说服他，要他跟我们住在一块儿。

然而，当我们来到甘榜时，看到父亲正在忙着工作，汗水湿透了他的身体，我们发现父亲所种的稻谷也很成功。一堆一堆晒乾了的稻谷正等待着踩踏哩。在屋子的下方放置着一个乾乾淨净的米筐。我们看了感到有点气极败坏。

『谁帮爸爸做这些工作呢？』我冲动地这么问。

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我，然后笑笑地回答：

『是爸爸自己做的。爸爸现在还很强壮哩！』

『哎，』西蒂姐摇头兴叹，『这么繁重的工作要爸爸来做吗？这些稻谷要来做什么？爸爸年纪老，吃也吃不多啦。』

『蒂，爸爸只是喜欢这样工作罢了。』父亲这么回答着。

『爸爸要伤害自己的身体的。』

『算了吧，』我接着说，『不要再做下去啦，来跟我们一起到城里去。』

『阿文，再等一些时候吧！等我料理完今年的稻子，这些稻子是你妈亲手栽种的。』

我发觉父亲已然有些让步，这回他对我们的劝说已经不表示激愤了。我看到父亲的内心也已开朗多啦，虽然我们在紧紧追逼，但他却脸带笑容，不以为意的。这也许是爸爸唯一的心愿：他要自己收割妈妈所种的稻谷，这是为

了表示对母亲的深厚爱情吧，待稻谷刈完以后，父亲的心也酥软下来了。我们是这般想，也这般的希望着。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获知父亲生病的消息。我和西蒂姐赶着时间回到甘榜来。

当我们进入屋里的当儿，父亲很快地站了起来，他好像在掩饰自己，让我们感到他並沒有生病似的。

「爸，那真是的，西蒂姐以前对你说不要太劳力，现在你看怎样啦？还不是爸爸自己受苦。」

「蒂，爸爸没有病，爸爸只是冒了点寒。」

我到厨房去看了下。那个土锅已很久没用了，厨房也没有冒烟；我感到惊讶地向西蒂姐连忙打手势，西蒂姐马上会意，她急忙地问父亲：

「爸很久没煮饭啦？」

「爸爸不饿。」

「爸爸是假装的。」

「爸爸很愉快。今年的稻田很丰收，那是妈妈所栽的啊！」

西蒂姐听爸爸那么说，她感到很伤心，也含着几许的埋怨。西蒂姐开始流眼泪；她一边抽泣，一边在揩泪水。

「爸不听西蒂讲，爸不懂得我们对爸爸的爱有多么深。」

我在父亲的面前也很激动。虽然父亲看来还不怎么虚弱，但我明白他已经几天没吃饭了。

父亲那硬棒的身体开始衰弱了，他的脸色苍白，他蹙眉皱额的在忍受着病魔的折磨，但由于他的倔强的个性，他却不要显露出来。

我和西蒂姐决定把父亲带回城里去住，也不管他愿意

与否了。

但是父亲仍然坚持着，不肯离开他的屋子，也不肯离开他所出生的地方，父亲要求我们让他自己在那甘榜里，他还说他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但不幸的，他的病况却急转直下。他呛咳得厉害，呼吸也跟着困难起来。他的腰部像裂开那般痛楚，我与西蒂姐替他按摩着喊痛的地方，西蒂姐一边发牢骚，一边在哭泣。她埋怨父亲的勤劳苦干是有害无益的。

我感到很后悔，西蒂姐也一样。我们后悔的是没有寄钱给父亲，好让他的稻禾长得更顺利，也许因为这个而使父亲病倒了。我们真是后悔不已啊！

在那深夜里，父亲的病已令人担心了。西蒂姐寸步不离的守在父亲的身旁，我也在旁看守着。当父亲的病到了极严重的时候，他的眼睛滴下泪水，然后缓慢地对我们说：

「爸爸感谢你们姐弟俩的一片孝心。爸爸也为你们感到骄傲，但是爸爸不能接受你们的要求，这都不是你们的错。我情愿住在这儿，那稻田和屋子是我所爱的，也是你们的妈妈所爱的东西，能死在这屋子里，也可瞑目了。」

我与西蒂姐呆呆地望着父亲，我们都在流泪痛哭。

父亲已完成了他的心愿。

(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文学月刊)

給小學華文教師和高小學生

諸葛未明

敬愛的老師們，

親愛的同學們：

你們好！經常聽到看到有聲與無聲的語言，都说你們的語文程度比不上以前的學生。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我是退休了二十多年的小學華文教師，職業的榮譽感很頑固，听了上述的話，很生氣！我觀察到，今天的小學生，知識和精靈都勝过我教書時的孩子們很多很多。所以我不信你們華文水準會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差，如果確是差了，也不要緊的。下述，我把教華文的心得講出來，你們師生共同去試驗一下，包你們突飛猛進，到讀高中時，滿腹智慧，通曉古文了。

我教小學時，班里40個六年級生，45個五年級生，各選五名，三男二女；共十名，六男四女；都是華文水準極低劣的。我教他們背誦孫子兵法十三篇，限他們假期內背誦到滾瓜爛熟，否則鞭子打腿。一個假期不熟，第二個假期繼續；第一個假期有一男二女過關，从「計篇第一」的：「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直背誦到「用間篇第十三」的最后：「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用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

恃而动也。！一字不错，方为出师过！关！。当然不过关的！寄打！。第二个假期后，又有五个小鬼过关，三男二女。仍有二男学生至第三个假期（都是五年级的）最后才过关。

学生们背得滚瓜烂熟之后，我也不给他们解释内容，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长进。但是，到他们读高中二以后，纷纷写信给我，说他们从高中一起开始理解孙子兵法的内容了，自修读荀子、韩非子、庄子等书也很方便，知识大进，作文在校中经常考到论文比赛的首、二、三名。

这个经验，相信仍然有用。

当然，不只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中年以下的教师们，都可用此笨拙的死啃方法，下三个月苦工，背诵得！孙子兵法！滚瓜烂熟！滚烂以后，就丢掉它，有闲，不久重新翻阅一下看看注解，三年五载以后，头脑因熟而生巧，自动理解，融会贯通，以后一生受用无穷！

目前，书坊中的孙子兵法，最好的版本是杨炳安编：！孙子集校！。

全书，十三篇只读正文，不读注解。文字不多，并不难背诵。计：计篇第一，337字；作战篇第二，345字；谋攻篇第三，428字；形篇第四，308字；势篇第五，336字；虚实篇第六，501字；军争篇第七，396字；九变篇第八，248字；行军篇第九，700字；九地篇第十，1141字；火攻篇第十二，285字，用间篇第十三，467字。中间漏了一篇似乎是料敌篇第十一，约400多字。全部总计6千零数百字！

中国兵法的书，除孙子兵书外，仍有！司马兵法！，！尉繚子兵法！，！吴子兵法！，！李靖兵法！等；散见

短篇有鶡冠子的‘兵政’篇，荀子‘疆国篇’，商子的‘农战’篇，管子的‘七法’篇，吕氏春秋的：‘荡兵’、‘论威’、‘决胜’等篇。但这些论兵之作，似乎都被‘孙子兵法’所总结，过时的被剔除了，片面的被补充了，综合融会。

熟读‘孙子兵法’，不但有全面的知识，而且料敌致胜，要知人、知地、知天时气候，知识广泛；斗志斗力，思考周全；是一本智慧无穷的宝库遗产。六千多字，数千年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文学上，也是罕见的精华。特别是‘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中国历代将领，精通孙子兵法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古今。

背诵熟后，自然会理解，智慧无穷！更能因此而搞通‘子书’文言文的语法，对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非常方便。

老师们，孩子们，你们有志气做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吗？你们有毅力通古今，知文武吗？

有的！哪很好啊！

就试一试吧！啃烂这六千多字。

如果在高小的年龄学位时，记忆力特别强，啃烂‘孙子兵法’，到高中，以至大学时，就会发挥你的智慧，光辉四射！华文水准大大提高，飞跃进步。

末了，祝你们
成功的啃它烂熟

诸葛未明手书致意

1976 年 12 月 18 日

（注）‘寄打’——是说第一个假期背诵不能过

关者，应打；但未立刻执行！寄至第二个假期，过关了！免打。第二个假期，又不过关，寄至第三个假期。全部最终都免打。通通过了！关！。



編後話

編完“吶喊以外”这期小册子，深深体会到：我们的文坛，劳作的“农夫”，被穷凶极恶的管家、打手们迫得只好“开荒芭”种点“木薯”了！但是，连这一小块园地（摸象出版社），还是逃不脱被迫害、污蔑、扼杀和毁掉的捣蛋！

这一期有针对“文艺春秋”去年进行了五个月围攻，而据情、据理、摆事实的反驳！在评论与什文中，让读者们了解真相。

马来文学的翻译——“父亲的宠物”小说一篇，读者们可看到甘榜中两代之间的现实变迁。

如果可能的话，下一期辟一个专页，叫做：怎样把荒芭变成花园？

这个专页，约容纳三、五篇短文，供读者们来稿，讨论怎样充实内容、搞好发行，使作者、编者、读者三方面共同维护、合作办好它。

欢迎大家投稿、批评、建议。

(15 — 3 — 77)

△△ 稿約

-
- (一) 本丛刊欢迎各地爱好写作朋友惠赐各种体裁文艺作品。翻译作品请注明稿源及附简短介绍。
 - (二) 来稿请用原稿纸缮写清楚，稿件一经发表，当致送薄酬。
 - (三)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不愿删改者请在稿末注明。不得抄袭与一稿两投。
 - (四)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与地址，以便联络。如欲退稿，请附足邮资。
 - (五) 来稿请迳寄：

摸象丛刊编辑部

2, JALAN SS1/36,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歡迎郵購與代售

- 一、代售者，有优待折扣，十本以上七折。
- 二、郵購者，每本一元。
- 三、代售与郵購者，均請以郵政匯票付款，票面注明 PENERBITAN MERABA GAJAH 收。逕寄“摸象出版社”

2, JALAN SS1/36,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吶喊以外

(摸象丛刊之二)

出版者：摸象出版社

2, 11n, SS 1/36,
S.E.A. Park,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編輯者：摸象丛刊编委会

承印者：人和印务有限公司

22 & 28, Jalan Mawar, Setapak,
Kuala Lumpur. 14-11.

定 价：马币九角

出版日期：一九七七年四月份